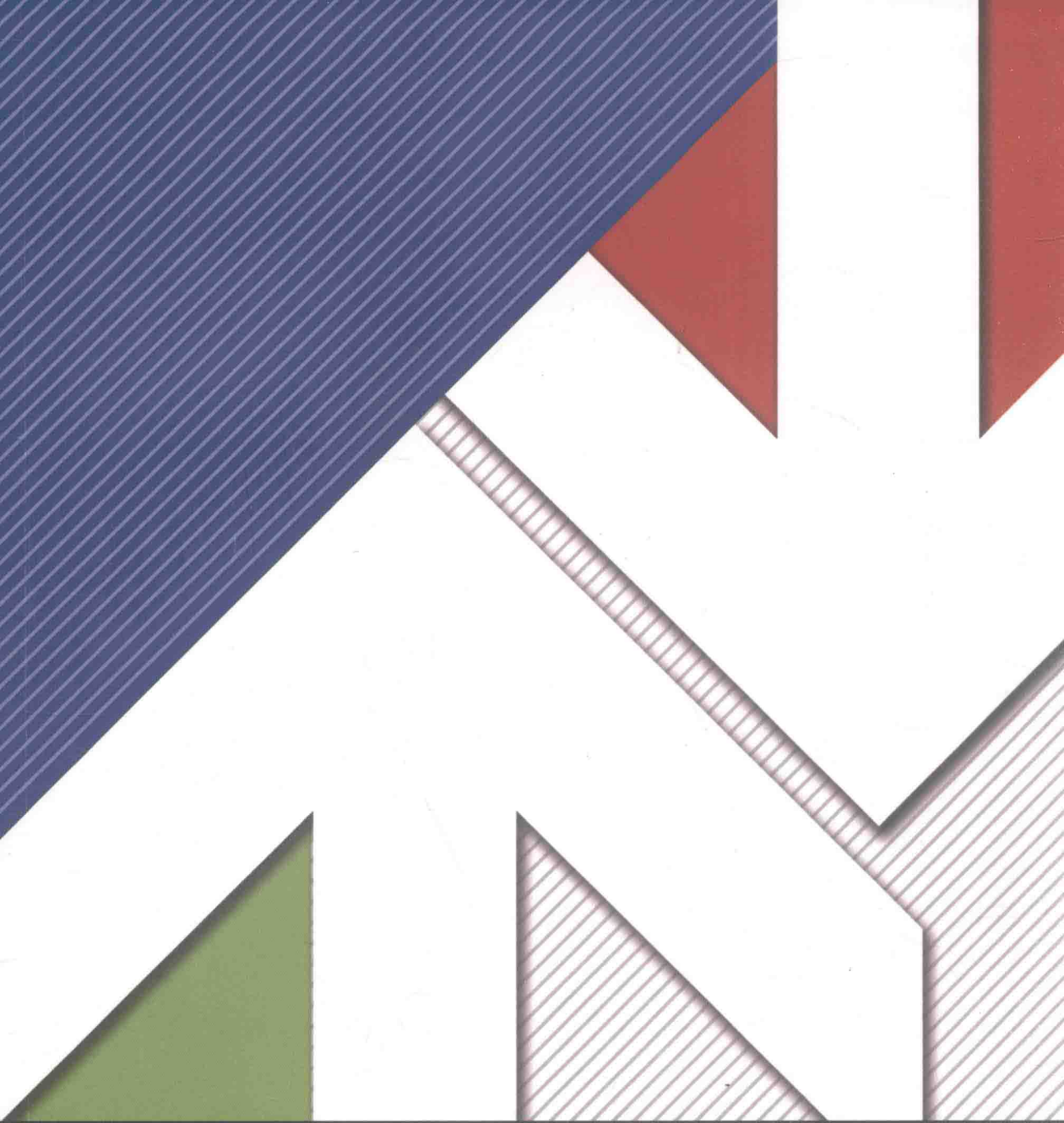




The Contrastive Study o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Structure

英汉语言结构对比研究

■ 武恩义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英汉语言结构对比研究

The Contrastive Study on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Structure

武恩义◎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汉语言结构对比研究 / 武恩义著. — 西安 :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12 (2017.9 重印)
ISBN 978-7-5605-9330-2

I. ①英… II. ①武… III. ①语言结构—对比研究—英语、汉语 IV. ①H31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6055 号

书 名 英汉语言结构对比研究
著 者 武恩义
责任编辑 张珊珊 侯君英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9.375 字数 173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9330-2
定 价 4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 (029) 82668851 (029) 82668852

投稿热线: (029) 82665370

读者信箱: qsfs2010@sina.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其结构处于不断的生成和演化之中。英语重形合是指英语语言符号之间有较强的逻辑关系，字词及句子的联结主要借助于关联词或语言中的形式结构；汉语重意合是指汉语句子主要通过字词的意义联结起来，字词及句子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各自内在的意义的连贯和通顺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形式上的手段。由此可见，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的语言结构存在差异。

英汉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异涉及两种语言的各个层面，本书首先对语言结构进行了概述，之后从词法、句法和语篇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具体来说，从词语的弹性和刚性、词汇搭配以及构词特点和词化三方面来分析词法；从基本句子结构类型、倒装句和存现句三方面来分析句法；从语篇范畴、信息结构、信息成分、小句的过程以及语篇组织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语篇。

本书共四章。在撰写的过程中，笔者参阅或引用了有关专家学者的一些观点和材料，未能一一注明，在此谨向这些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或有疏漏与不妥，诚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提出宝贵意见，不胜感激！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结构概述	1
第一节 何为语言结构	1
第二节 语言结构的类型	8
第二章 英汉词法结构对比	15
第一节 英汉词语的弹性与刚性	15
第二节 英汉词汇搭配对比	28
第三节 英汉构词特点和词化	44
第三章 英汉句法结构对比研究	69
第一节 英汉基本句子结构类型对比	69
第二节 英汉倒装句对比	77
第三节 英汉存现句对比	89
第四章 英汉语篇结构对比	101
第一节 语篇范畴及其次范畴	102
第二节 英汉语的信息结构及信息成分在语篇中的分布	104
第三节 小句的过程及体现过程的事件词	122
第四节 英汉语的语篇组织	129
参考文献	144

第一章 语言结构概述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其结构处于不断的生成和演化之中。语言结构生成演化的动力来自语言系统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遗传是生成的源动力。

第一节 何为语言结构

一、语言结构——结构主义、西方现代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

人们常说，要规定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结构主义的形式繁多，没有一个公分母，而且大家说到的种种“结构”，所获得的涵义越来越不同。结构主义起源于法国，后扩展至整个欧洲大陆，但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

结构主义是什么？结构又是指什么？各个流派对结构的阐述是否相同？

霍克斯认为“结构主义基本上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一思维方式中，“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即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关系所决定。总之，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完整意义除非它被结合到结构中去，否则便不能被人们感觉到。”因此，结构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的最终的本质。

所谓结构，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初在心理学中由完形学派开始的感知场概念和在语言学中索绪尔提出的关于语言的共时性的有机系统的概念。皮亚杰在心理学中回溯了以感知场为基础的“格式塔”派结构主义，指出导致形成结构的主要功能，是“同化作用”，这种作用使“有机体在适应环境时使客

体在机体和能量两方面与有机体自身同化，并在整合客体于自己时产生新的图式、新的概念性表象的层次上形成新的普遍图式，即结构”。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结构主义极大地影响着西方的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然而，如同世间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一样，结构主义方法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研究实践中也有其不合理的因素：其一，结构主义方法论注重结构的分析当然是它的独到之处，但如同结构主义者自己所认定的，他们所说的结构，其性质和内容并不像自然界那些物理性的东西，而是人类心灵的产品。这样一来，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各种结构是怎样构成的？结构的本质是什么？

20 世纪 60 年代结构主义内部出现分歧，进而产生分化，导致了后结构主义的产生。一些结构主义者开始对已有的理论表示不满，“他们放弃了原失追求的科学目标，走向了更具批判性，同时也更具游戏色彩的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力图贬抑结构主义的科学抱负的重要性，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科学的“结构”观念，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后结构主义主要针对“文本的世界”，它与某种阅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后结构主义不拟建构，而重解构。解构针对的是文本，文本向阅读开放，它不是固定的，封闭的，而是全面的、开放的，阅读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可以读出多重含义。后结构主义坚持反对总体性，认为总体性是一种会导致事物停滞、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消解了总体性，有助于差异的撒播，有助于防止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的僵化。

后结构主义者主张，从本质上来说，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意义是滑动的、可变的。意义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通过语言建构意义。研究文本，并非要揭示其客观含义，而是要揭示它所隐藏的东西。由于断言语言是权势者的活动舞台，所以，后结构主义者通过打破语言的权威以摆脱权威。他们认为任何文本都是政治创造，通常被用来为现状做宣传，对此需要“拷问文本”，进行“颠覆性阅读”，拆解意义形成的过程，解构文本。这样，便有可能开启一个新的天地，教育者的中心任务之一，便成了分析在教育活动中语言是如何运用的。这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把语言放在首位，而且应当把阅读写作的能力自身看成一种一个个体和一种有意义的活动之间的关系。

皮亚杰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发生学角度对结构进行了他独特的阐释：“一个结构是本身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这个转换体系作为体系（相对于其各成分的性质而言）含有一些规律，正是由于有一整套转换规律的作用，转换体系才能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而且，这种种转换并不是在这个体系的领域之外完成的，也不求助于外界的因素。换

句话说，所谓结构就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体系。因而我们可以认为结构也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个集合。一个结构的界限，要由组成这个结构的那些规律来确定。而所谓的转换，就是表示变化的规律。

在语言哲学领域，皮亚杰指出，索绪尔的语言学结构主义，从一般结构主义的观点看，重要的有三点：一是索绪尔把语言结构与发展规律对立起来看；二是他坚持了语言结构的自主性；三是他提出了语言符号的权宜性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他和以后的一些学者所主张的还是描述性质的静态的结构主义。但是从哈里斯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对句法结构学却采取了发生学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转换规律；着重言语的创造性，把生成语法规典看成是同化在主体思维里的东西。乔姆斯基与在他之前的人用归纳法积累事实不同，而是从语言心理学，普通语言学和数理逻辑形式化三者的混合体出发形成他的语言学结构的概念。乔姆斯基不去寻找能够用归纳法手段即一步步地达到种种特种语言以及一般言语的各种属性，而是去想什么才是能够说明各种语言的共同结构，并按照不同的特种语言使这个结构分化所必需而又充分的语法理论的那些公设。事实上，乔姆斯基就是通过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普通语言学（主要是建立在作为创造性组成成分的句法的基础上）和心理语言学（说话人关于他自己的母语具有的不明说的知识）这三者的混合，最后达到他的语言学结构学说的。

语言结构不是一个新的术语。早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里就有类似的表述（论述句段的连带关系、符号的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时）。索绪尔认为，任何一类集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语言确立的；正是这许许多多的通常的关系构成了语言，并指挥运作。还认为，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人们才能获得构成符号所必需的对立（意义与符号、能指与所指）。符号本身没有固有的意义。很明显索绪尔所认为的语言结构是静态的、特种语言的语言结构。

继索绪尔之后，出现了三派结构主义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的结构主义。这三个学派同时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个学派分别侧重研究了不同的领域，提出了不同的理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布拉格学派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观点。马泰休斯早在1911年就提出语言上一个价值系统，不是千千万万个毫不相关的孤立的语言现象的汇合。雅各布逊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已经提出，语言系统中的任何成分都不可能孤立去研究。要正确评价一个语言成分，就必须明确它与其他共存的成分之间的关系。他还指出，要想正确理解语言的演化，就得把它看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演化，在演化过程中，成分之间的关系常被其他关

系所改变或代替；这种变化主要是为了维持或恢复语言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同时布拉格学派还发现语言结构的开放性特征，也就是说语言不是一个完全平衡的系统，它是开放的、动态的符号系统。哥本哈根语言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叶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绪论》中指出：以前的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物质的、生理的、心理的、逻辑的、社会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唯独没有研究语言本身。叶姆斯列夫说这是很危险的，这样做必然忽略语言的本质，必须把语言看成是独立配套的自足体系。叶姆斯列夫的理论是通过一系列的形式化系统来发现语言的具体结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沃尔夫在研究了许多语言之后发现，语言的结构直接影响到人对世界的观察；由于语言结构的不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截然不同。还指出语言结构影响到语言行为和语言前的思维。从乔姆斯基开始，语言学研究“生成”关系时，努力归纳出语言的转换规律。这种转换规律具有一种“过滤”性调节能力，能够淘汰某些造得不好的句子。这种转换规律不是描写和静态的规律，它们具有自身调整功能。

由此我们初步注意到：语言结构一直受到结构主义、西方现代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的关注，学界对语言结构的研究也一步步地深入。语言结构研究总体走向有二：一是由某一种语言的群体特征到母语使用者使用语言的个体特征，二是从语言类型研究的范畴到语言结构本身。

二、从民族语言层面的语言结构到个体认知层面的语言结构

建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用乔纳生（Jonassen）的话来说，即向与客观主义（objectivism）更为对立的另一方向发展。认知主义者中有一部分人诸如信息加工的理论家，基本上还是采取客观主义的传统。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客观实体、其特征以及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所构成。他们与行为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内部的认知结构。教学的目标在于帮助学习者习得这些事物及其特性，使外界客观事物（知识及其结构）内化为其内部的认知结构。

语言结构的研究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民族语言层面踟蹰不前，事实上认知科学正是在语言结构的研究中不断寻找到突破口，并走向兴盛繁荣的。民族语言层面的语言结构研究已在语言学上取得共识，不同的语言学派对此都有深刻的阐述。然而自从认知科学兴起，个体语言结构正逐步引起人们重视，对人类语言内化为人头脑的认知结构有了进一步认识。

综合前文介绍，我们认为：个体语言结构就是学习者在遗传基因基础上通过学得和习得语言这一最具活力、最神奇变幻的事物及其特征和关系，在学习者认知领域里形成和不断调整的、并产生其言语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整体

性因素之间关系及转换规律系统，或称个体语言图式体系。

三、语言结构内涵及特征

(一) 语言原初结构

人类如何掌握语言的假说有许多种，归纳起来可分为先天习得论和后天学习论。先天习得论认为，人主要凭先天因素自然学会语言。学会的条件是在相应的语言环境中进行接触或输入，教不起什么作用。这种想法人们早就有了，只是较为模糊。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学说兴起，它认为人有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生来就具有一种普遍语法知识，这是人类独有的生理现象。他将形成语感迁移的机制称为“语言习得机制”，它是存在于人脑中，来自遗传而又为人类所独有的。儿童在接触语言的具体过程中，借助这种机制获得灵敏的语言直觉，能自然而然地进行言语实践。语言习得机制还和人的智力发展等功能不相联系。儿童由于具有这种习得机制，在广泛接触语言素材中，通过假说验证与先天的普遍语言相比较，认识到了母语的语言规则，即取得了语言能力，从而能够运用、创造语言行为。所以，取得了语言能力，就是掌握了语言，语言是先天性地自然习得。这个学说使人们多年的朦胧认识得到了理论阐释，因而风靡全球。

与先天习得论相对的后天学得论，即学习论，认为人类是通过学习而掌握语言，母语、二语、外语都是学得而非习得。学得论假说也有多种，而概括起来，都立足于两种普遍学习论：联结论和认知论。联结论认为，学习是通过反复操练建立联系/条件反射。联系建成了，便是学会了。在建立联结的过程中，主要活动是示范/刺激—模仿/反应，尝试—重复。把联结论用于语言教学，就要抓住三点学习规则：反复模仿，大胆尝试，习惯成自然。联结论中最有名的学说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说，桑代克的尝试—错误说和斯金纳的刺激—反应说。与联结论相对立的是认知论，包括格式塔理论、皮亚杰的发展论和其他认知论。它们都认为学习是一种认识活动，必须以理解为基础。比如，格式塔理论认为学习是对整个情景做出有组织反应的过程，即察觉知觉经验中旧结构的缺点之后，顿悟性地把它改组成新结构。皮亚杰的认识论则认为，学习是旧有知识结构（图式）的改变。其过程是顺应新的刺激而修改原有图式或由原有图式对新刺激进行选择、整合而加以同化。

在习得论与学习论之间，存在着多种习得—学得或学得—习得论。比如在母语习得论中，有一种相互作用论。它认为，儿童习得母语是先天的习得能力与客观的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有先天的习得机制而不存在先天的普遍语法。先天习得能力帮助儿童从输入中发现母语的规则，然后应用并评价这些规则，久而久之，逐渐归纳出母语的整体结构，习得了母语。

如果人们承认“语言习得机制”一说有其合理的因素，那么我们亦可假设：在人们掌握语言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语言结构的初始形态。我们称之为“语言原初结构”。影响“语言原初结构”的形成的因素不外以下几种：

1. 先天遗传

在人类的遗传基因里，一定有“智慧遗传信息”。如果说，没有智慧遗传信息，婴儿又如何能够学习语言、学习科学知识呢？反过来说，智慧是后天获得的，那么，为什么只有人才能获得呢？而其他动物、植物又为什么不能获得后天的智慧呢？我认为，婴儿所获得的最根本的智慧是“能够识别和学习人类所创造的信息的能力”，而其余的智慧都能在后天获得。“语言原初结构”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2. 生理发展

现代语言学和儿童心理学、生理学的研究一致证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基础是智力。幼儿学习和使用母语的效率之所以很高，是由于概括和推理起了关键作用，在大脑皮层中不断生成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的规律，因而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而不是单纯模仿、鹦鹉学舌。随着儿童大脑的不断成熟，其语言结构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也日益显现。

3. 后天自然言语习得

语言学习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习得(acquisition)，另一种是学得(learning)。语言习得，是指主体在自然母语环境中，通过接触大量看似杂乱无章的言语材料，以一种我们至今还难以解释清楚的语言学习能力抽绎出复杂的语言规律并据此去运用语言，尤其是母语的口语学习更是如此。语言学得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掌握语言以形成言语能力的，母语的书面语学习大都采用学得方式。学生在语言学得中，不仅接触经过专家精心选定的话语材料，而且接触各种语言知识，并有各种各样的实践训练。当然，在“语言原初结构”尚未完全成型前，后天自然言语习得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 发展中的语言结构

1. 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

语言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在个体习得和学得中进行，当人从母体中遗传语言原初结构时，它是无序的、隐性的，是一种能力状态，它并不代表语言。经过母语环境下的自然习得，语言结构才能由隐性状态逐步走向显性状态，三个维度才能开始实现其形态并发挥其作用和价值，形成初级阶段的语言结构。此时语言结构也还仅是相对有序的，三个维度也还仅是简单的、杂乱的。因而言语也不过是些指向具体的事物的零碎的语词，尚无法完成到简单句的程度，它若离开语境就毫无意义可言。经过有目的的、自觉的学得之后，语

言结构不断走向秩序、规范，其内在联系性和整体特征得到加强，三个维度进入现实阶段。因而完整的语句开始出现，抽象概念也开始出现，此时言语离开具体语境也已有了它一定意义了。当然，语言结构的有序永远都是处于不断进化中而不会停止不前，每一次新的语言信息的摄入、智力和心理素质的每一点一滴成熟、都会影响和调整语言结构的实际状况。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2. 变化趋势由较大到最大再到相对稳定

人的成熟是渐进的、不均衡的，不同的年龄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当人成长到一定阶段，它就逐渐减弱，进而停止，然而个体的语言结构跟其成熟进程却不是完全同步的。每一个个体刚刚步入母语环境时，其语言结构发展变化较大，同时也极不稳定。对于这点，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分析不同年龄的儿童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所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得到这个结论。当个体不断成熟，进入青少年时期，其语言结构可塑性最大，教育教学的价值集中浓缩于此时期。随着个体的进一步成熟，语言结构尽管仍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总体来说它是不断趋于相对稳定、相对定型。

（三）语言结构的特征

1. 阶段性

皮亚杰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揭示了儿童从出生到青年初期认知发展的具体过程。他把儿童认知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感觉运动智力阶段、前运算智力阶段、具体运算智力阶段和形式运算的智力阶段。皮亚杰还认为，上述几个发展阶段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发展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过程中的变化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发的，图式是逐渐被建构、重构的。

语言结构的发展是个体认知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也必须遵循认知发展普遍的阶段特征，同时也同样具有连续的一面。从遗传基因方面来看，语言结构在个体刚刚进入语言世界时表现得并不充分活跃，反过来遗传基因也不见得为母语习得提供多少先天优势，因此此时影响语言结构的因素——“遗传基因”仅为人类具备语言能力提供了生理基础。随着个体不断成熟，他开始接受有意识、有目的的语言灌输和语言训练时，其语言结构的基本形态才初现端倪，此时外在的母语语言环境开始起着重要作用。实践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语言能力的培养决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许许多多无意和有意的语言熏陶或语言训练，语言教育也就应运而生。

2. 差异性

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除了遗传基因外，环境、教育、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都决定着其身心发展差异。个体的语言结构受制于

人的身心发展,同时个体本身的性格、气质等都会影响语言结构的综合表现。从语言结构的存在形态来看表现为内在差异和外在差异。个体语言结构的内在差异是隐性的,是决定语言能力的主要因素;外在差异同样会导致个体的语言运用的效果差距和悬殊。从个体语言结构本身的构成来看则表现为语料储备差异、语言能力和实践过程差异以及语言素养差异。

3. 建构性

建构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学习是个体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世界,由于个体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于是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各异。

语言结构作为知识对象时,它必然带有建构性特点。个体新的语言结构的生成必须以原有语言结构为基础,借助学习主体自身的热情、主动而实现。语言结构作为原有经验时,它同样具有建构性。在个体语言积累和运用过程中,它将以稳定的认知图式的形式参与思维和表达,促成或抑制新的语言结构的生成。另外,言语毕竟是个体的、心理的,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总是带有自己个人色彩,个体的主观意志、性情、品质等都将渗透进来,此时语言结构就发挥着综合协调和整合配套的功能,最终实现交际的目的。

第二节 语言结构的类型

知名语言学家谢信一和海曼(Haiman)倾向于认为与英语等印欧字母语言相比,汉语的词汇较为有限。因此,汉语的语言结构较之印欧语其临摹性显然要强。谢信一所说的句法的“临摹性”实际上指的就是象似性(Iconicity),他所说的“抽象性”,我们可以理解为“规约性”(Conventionality),即语言中的句法结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的结构系统。

本书一方面比较赞同谢信一的“在一个语言表达特别是句子里,临摹性原则和抽象性原则是共同起作用的。因为临摹性有限度,为了使符号化完整,必须有抽象性来补充”这样的观点;另一方面,本文认为临摹性(即象似性)不能完全作为语言结构类型的衡量标准,其在衡量语言结构类型上的功能和作用应该弱化,尤其是针对汉语这样非常具有独特性的语义型语言,情况尤其如此。

一、语言符号的时空属性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汉语的语义、语法及结构特点提出了全新的理论,普遍认为汉语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独特的语言类型,它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十分倚重于文字和书写的语言类型。如徐通锵曾指出:

一个语言社团认知现实的途径可以以听觉为基础，使视觉依附于听觉、空间依附于时间；也可以以视觉为基础，使听觉依附于视觉、时间依附于空间。大致说来，印欧语社团的认知途径以听觉为基础，偏重于时间，其语言研究偏重于口语、偏重于语音；汉语社团以视觉为基础，偏重于空间，侧重于文字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学新团队利用神经科学技术，发现了一个中文阅读独有的脑电波。他在2012年2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汉字是独一无二的视觉文字”。

徐通锵和张学新等人殊途同归，最终都得出了汉语是属于语义型语言，偏重于视觉和空间这样的结论。基于此，我们不得不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二重性的观点予以重新审视和思考。索绪尔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言符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概念，另一方面是音响形象。一个语言符号就是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起来，而不是把物和名结合起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明确蕴含了语言符号的时间顺序特质和线形特质，但却忽略了像汉语这样的象形语言所具有的空间性的特质。正是因为语言符号具有线形的时间顺序的特质，像英语这样的字母语言的语汇才具有了弹性延展的特性，与单个的象形汉字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方框里的空间特性有着显著的不同。汉语语法规约化发展的最终形式只能是以两字或多字字组的形式出现，而英语语法规约化的终极形式可以以一个单词的形式出现，英语等字母语言的单词较之汉字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更大程度的延展性。

莱考夫(Lakoff)曾提出“形式空间化假设”(The 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 SFH)，认为人类的认知一般经历了从空间到其他、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人类在对空间关系进行认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抽象思维、复杂推理的能力，进而逐步形成认知模型、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基于莱考夫的理论，选取表达空间关系的语法结构事实进行研究，或许会让我们对上述汉英语言的时空特点及其对语言结构的影响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例如：汉语中表示“上(动)+名(区域)”概念结构的两字字组：上床、上马、上台、上天、上班、上操、上场、上当、上工、上钩、上课、上任、上市、上膛、上套、上头、上网、上学、上瘾、上灶、上账、上阵、上座、上线等。

其相对应的英语表达式分别为：get to bed//get on a horse//go up onto the platform//go up to the sky//go to work//go out to drill //enter the court or field in a contest//be fooled//go to work//swallow the bait; get hooked//go to class; attend class//take up an official post; assume office//go on the market//be loaded (of a gun)//fall into a trap//go to head//go online//go to school; attend school//be addicted to sth.; get into the habit//do the

cooking//enter sth. in an account//go into battle//draw an audience//reach the admission test scores 等。

上述现代汉语 24 个体现“上(动)十名(区域)”概念结构的字组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上+名”这样的语法结构,该结构巧妙地利用了形式上两字的排列组合,在时空上体现出整齐划一、简洁高效的特点,具有高度的语法规约性。

在 24 例相对应的英语表达式中,有 14 例使用了 go/get+prep.+n. 这样的语法结构。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汉语一个“上”字实际上对应的是英语的 go+prep. 或 get+prep. 结构,也就是说,单个的“上”字与英语 go+prep. 或 get+prep. 结构表达相同的概念意义。

除了 go/get+prep 短语之外,与汉语“上+名(区域)”字组相对应的还有 12 例非 go/get+prep. 短语,在这 12 个英语表达式中,go/get+prep. 短语向规约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实现了词汇化,它们分别是: enter; fool; swallow; hook; attend; assume; load; addict; draw; reach。与汉语相比,在表达相同概念意义时,英语的语法结构在时空特点上明显趋于复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可以具体分为 go/get+prep.+n. 结构, v.+prep.+n. 结构以及词汇化的最终完成。

英语语法结构词汇化的发展,与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性特点具有很大的关联性,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字母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塑性为其语法结构词汇化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二、对象似性与抽象性标准的质疑

就语法结构的象似性而言,目前国外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距离象似性,顺序象似性和数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和数量象似性认为语符之间的距离象似于概念上的距离,语符的数量象似于概念的数量。在表述相同概念意义时,汉语选择使用“上+名字”这样的包含有两个语符的语法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语很多情况下倾向于使用 go/get+prep.+n. 这样的包含有三个语符的语法结构。汉语一个“上”字语符可同时表征物体运动的动作、方向和路径三个概念,另一个名字语符表征物体运动将要到达的区域。英语则将动作交由 go/get 表征,方向和路径由 prep. (介词) 表征, n. (名词) 表征区域。

可见,英语语符无论是排列的顺序,还是数量,较之汉语都能更细致地模拟和刻画所要表达的空间概念。由此可以认定,英语的象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可能要强于汉语,或者至少可以说汉语的象似性不一定强于英语。对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伪海曼和谢信一的观点。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表层语法结构特点上的差异呢?进一步的、深层次的概念语义分析可能会给我们提供问题的答案。

韩礼德在论述语法隐喻时曾提出并区别了一致式(Congruent Form)和非一致式(Noncongruent Form)的概念,我们可以借用韩礼德的概念将其重新定义,来对句法结构的概念语义进行说明。我们的概念是所谓一致式,即符合某种句法结构的言语表达式,其所表达的概念语义直接指称客观外界的某种事物,是一种直陈式的表达方式,并不涉及隐喻或其他间接性的表达。非一致式是指符合某种句法结构的言语表达式,以隐喻等间接的方式来指称或说明特定的概念意义。

分析表明,汉语25个“上+名(区域)”字组中,仅有4例,即“上床、上马、上台、上天”是对客观外部世界物体空间关系运动的一致式的表达,其余21例均是采用了隐喻性的、非一致式的表达方式。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部分相对应的英语表达式则是采用了go/get+prep.+n.这样的句法结构,两者都是对客观外部世界事物空间运动的非隐喻性的、一致式的表达方式。还有一部分英语表达式脱离了go/get+prep.+n.这样的句法结构,进一步向规约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了词汇化。词汇化后的语言表达更是对客观事物一致式的陈述和描写。英语倾向于更多地使用一致式的表达方式,这可能是导致其在局部的范围内象似性要强于汉语的原因。

三、象征性与逻辑性标准的提出

对比分析显示,汉语和英语同样是在向规约化和抽象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是发展的路径有所差异。汉字区别于印欧语单词的基本特性之一就是,它无法在空间和时间上不受制约地延展。汉语规约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选择排列组合的方式,在字和字之间进行排列组合,构成两字或多字字组,其中以两字字组为首选。其实,这种排列和组合的编码方式在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和使用,形声汉字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正是汉字形旁和声旁排列和组合的结果。

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结构规约化的发展规律,我们提出用“象征性”这一术语来概括和总结。象征性既可以很好地论证现代汉语语法两字字组格局形成的深层次的概念基础,又可以概括阐释两字格局形式上的组配规律。对于句法结构的“象征性”我们给出的定义是:“语言结构的象征性指的是以‘两点式’的概念结构和隐喻的思维机制为基础和组织原则的句法建构特征,它突出强调的是语言中的语法形式与概念结构之间的理据性的映射关系”。

所谓象征性的“两点式”的句法建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现代汉语表层句法结构的建构主要以两字字组为基础,在书面语

当中，两字字组占整个字组的 70% 左右。“上 + 名（区域）”字组就是典型的两字字组，形式上的两字即“两点”。

其次，“两点式”是指概念结构层而上的两点，它反映的是汉语社团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基本的概念识解方式和建构方式，这种两点式的概念识解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表征性的识解方式，因为一个概念域的内容要远比“两点”丰富得多，一个空间关系概念域可能包含很多概念，诸如运动的物体、具体的位移动作、运动的方向和路径、运动后物体所处的位置和区域等。汉语民族单单抓住了具体的位移动作和运动后物体所处的区域这两个概念来表征和建构整个概念域。

最后，所谓的“两点式”也是思维机制上的两点式。隐喻的思维机制就是从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映射的思维机制。两两映射的思维机制实际上就是“两点式”的思维机制。

与汉语相比，英语在其语言结构规约化发展的进程中，很多时候也体现出“两点式”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因为人类的概念和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通之处。可是英语语言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两点式”的方式，在很多时候，它能跳出“两点式”的框架，采取“多点式”的、一致式的方式去表征概念结构。在多数情况下，英语的“多点式”都可以被特定的语法范畴和语法标记所固定，如在 go/get+prep.+n. 结构中，prep. 标记的是物体运动的路径和方向。一种语言标记性的从无到有，从简到繁标志着该语言逐渐向系统化和逻辑化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用“逻辑性”这样的术语来表征英语句法结构的特性。

象征性和逻辑性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评估汉语和印欧字母语言的结构类型。现代汉语的结构特征可以说是“系”强于“统”：所谓“系”就是指在汉语中存在着一个个较为独立的、分散的、隐性的语法范畴；所谓“统”指的就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和逻辑性，也就是说，语言可以在形式上将各种结构有机地统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条理的组织结构。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应该说是长于“系”弱于“统”；与汉语相比，英语语法结构是“统”强于“系”，也就是说，英语的语法结构更主要的是展示和发展出形式上的高度协调一致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性”。逻辑性是有关形式的，是显性的；象征性是概念和语义的，是隐性的。

四、象征性与逻辑性的哲学渊源

从概念和思维的角度来看，汉语社团象征性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对汉语语言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它直接参与和决定了汉语规约化发展的进程。前辈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此有过较为具体的论述。如徐通锵